

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

某种经济现象纪实

翟龙

我去陕南某县知名度很高的一个乡镇去采访，采访了一个上午之后，乡长说：“咱俩出去吃顿饭吧。”我历来和白吃白喝不打别扭，便跟他走了。

进的是一家不大的饭馆，摆在面前的饭菜也极简单，乡长很坦率：“因为你不是新华社记者，我只能用这等饭菜招待你。”我说：“因为我不是新华社记者，我才能费着辛苦专程来采访你并和你一起吃这等的饭菜。”乡长一拍大腿：“好，机智豪爽！”转身冲饭馆滴滴的小老板娘喊：“妹子，尽有的拿手菜上！让我这朋友美吃一顿！”

两个人的脾性真谓相投，片刻工夫便成了朋友。话题自然很快就扯到当前最热门的挣钱上来。

他问我弄发了没有，我说没。我也反问他，他说也没。又说，其实发也不难。我确属实在没钱的人，但我又很爱钱，也极想有钱，怎么才能有钱，我便想从他身上讨点经验。乡长说：“我给你讲一个身边的事，听了后你或许会有所启发。”他说——

我们这里有丰富的大理石资源，怎么把这些石头变成钞票，乡上领导一合计，觉得办个水磨石厂很有前途，但苦于没有资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温州客找上门来：“磨石厂让我办。”

“可以，但我们什么都没

有。”

温州客说：“有地皮有公章吧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能盖得起几间厂房吧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温州客说：“那就行了。”接着讲条件，温州客说：“让我办厂，你们得答应两个条件，一是我要当厂长，二是利润要五五分成。”

乡党委书记说：“可以，四六分成也行，你六乡上四。”

温州客很义气：“合伙弄事，公平重要，信誉重要，五五成就成。”接着他又说：“咱们签个合同吧？”

党委书记说：“都是自己人，以后再签吧。”

温州客拿了乡上的函件，空白介绍信很得意，给乡党委书记说：“这东西是金碗，给了你们是破了碗的狗食盆，给了我我可搅天搅地。”

一个星期后，温州客来到了常州磨石机制造厂。厂里产品不滞也不旺。

温州人说明来意，并草签一份订货合同。耐着性子坐等设备。

机器制造好，也包装停当，温州客找到黄厂长：“厂长，钱随后转来，能不能先让设备走？”

“不行，厂里的制度是钱到机器走。”

温州客后退一步，说：“乡上一下子把钱寄来不放心，你看能不能先寄一半，机器到家里后再寄一半？”

厂长说：“可以。”第三天，温州客把黄厂长请到天外楼宾馆，每人面前摆一30厘米直径的青瓷盆，盆里卧一只清水鸟龟，桌上摆满清瘦小菜，喝的是黄厂长最喜的茅台。吃得喝得上劲，温州客说：“厂长，很感谢你，设备给搞队，又赶工期，真算帮了朋友大忙了。”温州客赐了一下旁边的两个大纸箱，说：“人活一世易，交个朋友难，兄弟给你带了点土特产。”

“啥土特产？”

“两个唐三彩，三幅字画，一箱西凤酒。”

厂长笑眯眯的。

温州客从皮包里又取出一个平绒面小方盒，打开，是一条黄灿灿的金项链：“也给夫人一份小礼。”

黄厂长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你这礼消受不起。”温州客说：“不必客气，花的是公家的钱，不拿白不拿。”

厂长温乎乎地推让了几下，就收下了。

话说的投机，心情都不错，没有多久二人已喝得晕晕乎乎。这时，温州客拿出一张电报（假的）呈给厂长，上面写着：“30万元6月5日已转出，速解设备回厂。”

温州客说：“我在这已蹲两个月了，钱已转出，让机器先走一步吧。”

厂长爽快地说：“可以，明天就装车出厂。”

两人又是一番痛饮。

车子出厂以后，厂里等了一个月，也没见款子来，知道上当，但他们不怕：“你不汇款，我不去人装机调试，你有机器也是一堆废铁。”

实则不然，温州客在等设备时，便用月薪两千元的高价请走了两个该厂退休的工程师，不到半个月，机器便安装调试就绪并正式生产。这个项目上得很快，一开始生产月利润就是几万。

厂子办起来了，效益也有了，温州客和乡领导来谈合同事。

党委书记说：“这是乡镇企业，乡镇企业的第一把手和利润分成的事都要上乡党委会讨论，我一个人不能做主。”

第二次温州客又去找，党委书记说：“乡上正计划生育，会总开不起来，等段时间再说吧。”

6个月后，磨石厂的钱哗哗地往乡财政的保险柜里流，温州客急了，脸挂怒色，再一次找到乡上。

党委书记一看拖不过去了，便说：“党委会



已经讨论了，大家认为你当正厂长不合适，第一你不是党员，第二你又是黑人黑户，大家的意见，你当副厂长，主管生产。”

温州客气得肚痛，但还是忍了忍：“厂长事不说了，五五分成呢。”

“大家也不同意，厂房，地皮，活动经费都是乡上的，你不投分文，不承担任何风险就取五成的利，这不公平也不合适。大家的意见是有两个方案给你，可任选。一是拿工资，每月1000元，二是九、一分成，乡上拿九，你拿一。”

温州客勃然：“卑鄙！我不干了！”甩手便走。书记并没有恼，且笑笑的，追出门喊：“要不要用车送一下？”

此后，常州磨石机制造厂每年来两次付款，付款的一来，乡上就把他当贵宾招待，住在县宾馆，好吃好喝猛上，但要说的话总是：“没有效益啊，职工工资都发不出去，眼睛着只能等倒闭了，当然再困难也不能让你们白来，你先带走两万吧。”

事情讲完了。

乡长放怀一笑：“记者，60万元的设备款，他每年两次拿4万，15年才能付清，实际上连利息都没有讨够啊。”

我目瞪口呆，菜吃了几口塞牙，酒吞到肚里隔气，我真后悔听他讲这件事。



□刊头设计/张素琴
□本版编辑/杨乾坤

潇洒一生

默然

在岁月的绿野上，铺设一段勇敢的人生。凭窗远眺，思绪，一泓碧清，酿出无尽的诗情。有诚实，无愧于辉煌的年华，有汗水，可开创崭新的意境。

悔

巨文丽

昨天，站在窗前，往事宛如电影一幕一幕……从早晨醒到黄昏，你可一直看到深夜，脆弱的眼线控制不了泪水，在脸上，在心里，为什么，亲爱的，你不愿前来听我对你说声：「我错了」。

人生的偶然，常有掀动波澜的可能。

——题记

“妈妈，噫！不见了，不见了！”

这是一条从小走惯了的小巷，两边已布满高高低低的楼房和平房。今晚的月亮很圆，阴影与月辉相交相融，构成明暗相间的底色，把四周衬托得柔柔明静，尤其是挂在天边的月亮，坠在近处的树梢与房顶上，一会儿藏一会儿露，惹得孩子点着食指追它。我的心随之掠过夏日的燥热，一片清凉，即使抱着孩子，也觉得舒坦，而且美滋滋地。

“小宝，月亮藏起来了！”

这个回答对孩子似乎不够味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顺口念叨出一首童谣：

“小池塘，藏月亮，鱼儿睡在蓝天上……”

孩子呀呀学舌，我却迷进一个美丽的画面，一边幽深的意境里。

“啪！”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我已连人带孩子摔在水泥地面上，还劈了一个叉，擦破的两膝与两肘火辣辣地疼，我忍不住叫出了声。低头一看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缺德！”我气呼呼地骂了一句，原来竟然是块西瓜皮在做怪。

“妈妈！妈妈！妈妈！”

孩子抱着哭腔，求救似地连声叫着，先前的好奇与活泼此刻变成了一种惊吓和恐惧，她紧紧地抓着我的肩头，小嘴噘着，眉头皱着，一脸的苦相。还好，她

没有伤着。

爬起来，拍拍灰，我怨恨地盯视着头顶上的楼上人家，不知是哪个窗口扔的，只有自认倒霉。低下头，恼怒地再看那小小的魔鬼——西瓜皮，它擦着地面痛苦而骄傲地画了一条弧线。自然之法总是以最严酷的方式惩治人类。我知道尽管是它愚弄了我，但它也是被人随意地抛在这里“做怪”，我只是个偶然遭遇的受害者，假使是一个老者，酿出的不单是摔断胳膊摔断腿的悲剧，让其付出的也许是更惨重的代价，问题是不会有人去负一点责任。直到有一天，肇事者巧遇此事也摔得鼻青脸肿，那样才有所反思和悔悟吧。

偶然

（小说）

李霞

一拐一拐抱着孩子回到家，忧愁伴着血青的疼痛，更加重了我的痛苦，灯下，我抚摸着伤口，不觉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偶然吗？

不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是休戚相关的！

想起早上曾在某报刊上看到的一桩稀罕事“日本贵宾率众清扫街道”，我不由得感慨万分。

今晚那条月色融融的小巷，充满了诗情画意，但等到明天看见它裸露着肮脏和丑陋的面孔与四周热气腾腾的生活，以及小巷溢出的极浓极浓的世俗人情不相协调的时候，也许更多的人象我一样渴望：去美化它，去保持它的清洁，使它鲜亮，使它年青，更使它迷人……



泰国王宫 齐连声摄

西晋时南阳隐士鲁褒曾作《钱神论》一文，偶然读之，以为奇文。这位老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就对把钱当神一样看待，对唯钱是尊，唯钱是命的社会风气作了辛辣的讽刺。淋漓痛快，今且以摘其精华，节译如下。

原文：钱之为体，有乾坤之象，内则其方外则其圆。

译文：钱这个东西真他妈是个好东西，而且一生下来就很神，里边方，外边圆，故有人叫它孔方兄，这位老兄可厉害啦，掌握着对天地的生杀大权，所以说钱有乾坤之象，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它。如今的钱虽然孔兄也不圆，但威力更大了，更神了。

原文：其积如山，其流如川。

译文：如今的大款们那钱多得堆起来象山一样高，摆起来象长江那么长。所以那些大款如今数起钱来不是一张一张地数，而是用尺子量，用秤称。现在百万富翁，亿万富翁都有了，说不定再过几年兆富翁也会出现的，不信你走着瞧吧！

原文：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昌。

译文：有了钱，你就应有尽有，你就可以坐飞机，乘火箭，下海南，去美洲，上月球，住五星级宾馆，包总统套间，喝几千元一碗的酒，吃几元一碗的饭，而且晚上怀里总有不同的女人。没有钱可就对不起啦，你只能当龟孙子，别说住宾馆，下酒楼，就是连饭你也能吃饱，也算你老兄混得不错啦。

原文：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。

译文：钱这家伙，神通广大的很，你看它没有翅膀都可以飞，没有脚可以走路，如今更神了，听说许多银行实行什么信管卡，有什么“长城卡”，“牡丹卡”，等等，你只要带上一个小小纸片，不管走到那，都可以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吃完屁股一拍就走，方便的很。

《钱神论》今译

(西安) 宿育海

可以叫你不死，弄的好了连大狱都不用蹲，判个监外执行什么的。

原文：凡今之人，惟钱而已。

译文：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可以说什么都是假的，什么都是虚的，唯有金钱是真的，而且最好是美元，至少是外汇什么的。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但不能无钱，正所谓“有什么也别有病，没什么也别没钱”。有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但也不知没有钱更是万万不能的，为了钱人们可以不顾一切，不择手段，有切便是娘，有钱便是英雄好汉，只要能弄到钱，男盗女娼，有何不可？

译文到此，因水平有限，唯恐译之不够，词不达意，只希望此文能起抛砖引玉之作用，看到更高水平的译文来，有兴趣者原文参看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《晋书·鲁褒传》。

野的尸体，又把目光投注向远山——经幡在山的托衬下飘舞挥洒着一曲哀歌。

吐蕃将士们陶醉在哀歌声中。

猛烈，不知从何方如电掣雷击般的一匹白马在草原上飞驰。一个人，一个丢盔落甲的将军兀地在一堆尸体中腾跃而起，飞上马背。白马驮着将军瞬间闪电般消失在东方的夜幕中。



大非川 (散文) 影影

冷月悬天。

吐蕃的兵马刹时散尽。

凄冷的月光，黑红的血、猩红的刀光，飘舞的经幡便便定在了大非川。

十万勇士的生命永远在大非川寂寞着。

无数个白昼，无数个黑夜，凭吊者只有风，只有天空上若豆的鹰。而人，却不曾再来。

吐蕃的，大唐的都一样。

• 5 •

那从尸体堆里奋然一跃的将军便是薛仁贵。

咸亨二年春（公元六七一年），薛仁贵单人匹马回到了长安。

• 6 •

织机旁油灯下，兵士们的妻儿，老母无数次地透过紫门。望着通往西方的驿道。终于，她们看到了薛仁贵从驿道上疾驰而来，掀起的却是一道孤独的尘烟。并没有遮天蔽日。

原文：解严毅之颜，开难发之口。

译文：在金钱面前，人的面部表情可丰富啦，见了钱，原本是很难看，绷的很紧的脸一下子就会松下来，特别是女人的脸，一见了钱就象花般美丽可爱，男人也能瞬间阴转晴，哭转笑，既使平时不奇言笑的人，也顿时会变得能说会道起来，一旦没了钱，你看那男人也好，女人也好，脸上全都变了形，变了样。

原文：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。

译文：这个世界，人之排队是按腰中钱之多少来决定的，你钱多了，自然就是人上之人身份也就高贵了，人们也把你另眼看待了，你若没有钱，那就对不起，只能是人下人，只能靠边站，只能给人当伙计，作奴才。

原文：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。

译文：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了我们的孔方兄，不但可以使鬼危险转为平安，而且不论你干了什么坏事都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，即使你犯了死罪，也可以叫你不死，弄的好了连大狱都不用蹲，判个监外执行什么的。



钱走龙蛇

雾，好大的雾啊！

早晨起来，一脚踏出去，被关在门外的雾好象急了，海水般的漫过来，却又被我关在门外。

但我一丝也没有矛盾先生那样的厌恶和惆怅：

我诅咒这抹煞一切的雾！

宁愿有疾风大雨，很不耐这愁雾的后身的牛毛雨老是象帘子一样挂在窗前。

对生长在北方乡村的我，从小田埂上的露水常常打湿鞋底，看到雾反而觉得格外亲切。

如果说望而生愁，离开家这么多年，那便是乡愁——美丽的乡愁。于是我被敞开黑门，走进这浓重的、黑夜一样的雾里。

到了野外，四周什么都不见。我慢慢地走着，眼前渐渐幻出家乡温馨的身影，各种树木象一堆堆的，掩着山包的房屋，炊烟，芽尖一样抽出，带子一样的升起，又散开；收获后的田野上，成群的百灵鸟骤然起飞，又伏冲下来不见了，丢在地上的歌声，勾出执犁扬鞭湿漉漉的水墨间沧桑。

啊，山水水水，水水间沧桑。当我回转身，影影思思我所走过的道路时，晃晃然如坠入一个辽阔的、陌生的、缥缈的梦想。虽说神惊异，但心内清醒。眼前明明是我刚刚走出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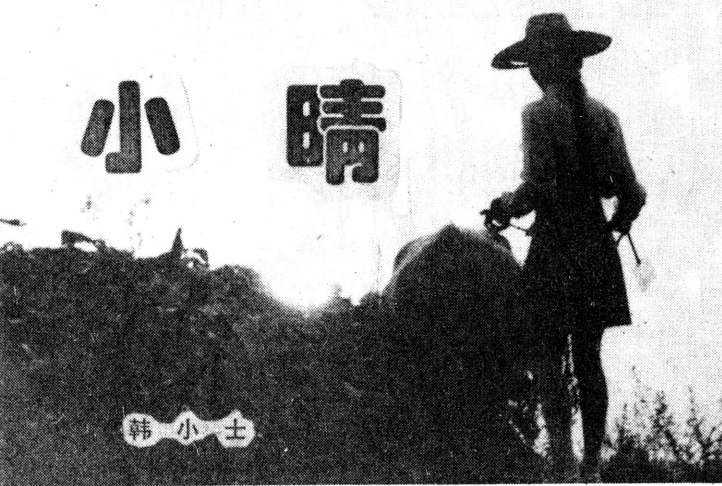
雾中

刘风华

她是我认识的唯一姓辛”的人。我总琢磨这个姓太难起名字。除非就叫“辛相”。

辛小晴当然没起这个名字，她是我的小学同学，从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。她左眼失明，右眼很得格外大。但视力并不好，看书做作业时身子几乎整个俯在桌子上，嘴里呼出的热气把课本弄得湿乎乎皱巴巴的，时间一长角儿都卷了起来。她家的南城墙里面一条胡同口上，家境不好，靠父亲到远郊的小河里捞些小鱼小虾摆在门口卖；冬天则支起一个用汽油桶改制的火炉子卖烤红薯，以此供养几个小孩上学。她母亲是盲人，总不露面，只是天冷的时候偶尔坐在屋檐下晒晒太阳。

我们上三年级时赶上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同学们穿戴都很简朴，小晴就更突出。她的衣服似乎都是大人的旧衣服改做的，都是黯淡的颜色，但是很干净，让人看了感到和她人很相称。她在学习上比较吃力，不光因为眼疾，理解能力也很一般。但她非常刻苦好强，戴上红领巾时时间不长又当上小队长，那件脏不净的上衣袖上就多了一道鲜亮的红杠，一



小晴 韩小士

多钱一支的黑杆儿“博士”铱金笔。小晴买来7分钱的蘸水笔尖，用棉线绑在一根削短了的筷子上。用这种“笔”写字须离墨水，于是她老带着一小小的青霉素玻璃瓶，里边的墨水是用3分钱一袋的“墨水精”兑成的，写出字来泛着一层奇怪的紫色很难看。

每天下课铃响，小晴总要先小心翼翼地盖紧小瓶上的橡皮塞，很珍惜很珍惜的样子。大家用钢笔一般都不带墨水瓶，上学前在家吸足就行。但常常有人写着写着就没了水，便跑到小晴桌前吸那那紫色墨水，她总是平静地掀开紧紧的橡皮塞，毫不在意地看着瓶里的墨水迅速下去。

小学六年如烟飘去。我后来考上一所离家很远的中学，怀着兴奋的心情去报到，全然没注意小晴是否也上了中学。从此再也没见过她。偶尔见到小学同学便打听，都说不知道。去年一天路过她家原来那条小胡同，老房子已经不见了，成了一片新的居民小区，一幢幢同样面孔的楼房悄然而立，不知道其中可有小晴的家……

直到我毕业的时候。然而她也被老师罚过一回站，那是在珠算课上。教珠算的女老师很厉害，有一把硕大无朋的算盘，每档木杆上都有硬毛，使算盘挂在黑板上时珠子不致于滑下来。她给同学们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每人要买一打算盘。

今天想来这一点也不过分。可是上第二节珠算课时有7位同学两手空空，其中就有小晴。结果他们在教室后面站了一堂课。那天小晴哭得很伤心，班主任知道了就给珠算老师说了她家的情况。当时一把算盘要三、四块钱，小晴的父亲一时断然拿不出来。他每日在小河里摸到的鱼虾很有限，那些年水产在这座北方古城里不值钱，老鳖黄鳝竟没人敢吃，全不是今天对“生猛海鲜”津津乐道的样子。期末考试时小晴的珠算课不及格，那是她唯一不及格的功课。

四年级开学后，老师要我们开始使用钢笔。圆珠笔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东西，称作“原子笔”，谁有一支便很荣耀。同学们大都用上一块

彩虹

韩彬

我感觉那甜甜的美丽，就是与你欢聚的惆怅，就是与你永别的惆怅，就是与你重逢的惆怅。